

木
犁
書
系

偶開天眼覷紅塵

于春松 著



木
犁
书
系

偶開天眼覷紅塵

于春松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偶开天眼觑红尘 / 于春松著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7. 5

(木犁书系)

ISBN 978-7-5334-7648-9

I. ①偶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2971 号

木犁书系

Ou Kai Tianyan Qu Hongchen

偶开天眼觑红尘

于春松 著

-
-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教育出版社
(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25 网址: www.fep.com.cn
编辑部电话: 0591-83786915 83716932
发行部电话: 0591-83721876 87115073 010-62027445)
- 出版人 江金辉
-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(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: 350002)
- 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- 印张 12.375
- 字数 268 千字
- 插页 2
-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- 书号 ISBN 978-7-5334-7648-9
- 定价 38.00 元
-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社出版科 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序：
水泥阳台上的那盆水仙花

劳 马

人类的历史是以故事的形式连缀展开的，人们往往也通过故事来认识、了解社会和他人。我们活在别人的故事中，别人也活在我们的故事里。讲故事不是哲学家的强项，他们更擅长讲道理。小说家是讲故事的高手，能于虚构中展示其“无中生有”的超凡想像力。

文学与哲学之“界”虽泾渭分明，但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或不容调和的冰火两极。故事中有思想，哲理也有许多源于故事的启发。哲学思辨有逻辑无情节，有概念无实例，抽象是其本质特征，越抽象越有劲儿，思考的过程是去故事化的提纯过程，有场景、有温度、有色彩、有声响、有味道、有诱惑、有暧昧的词汇和字眼儿绝对禁止入内。但文学、故事作为“现象”却一直被历代哲学家关注，并用他们的行话（专业术语）对小说、戏剧、诗歌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塑等“现象”进行不厌其烦的阐释阐发、定性定义，形成了《美学》《艺术哲学》之类的一系列枯燥晦涩的鸿篇巨制。哲学家们的言说方式尽管抽象玄奥、无味无趣，但探究的深度

则令人折服，其直指本质的思想高度是一般作家力所不及的，而且在不少哲学著作中也会冒出一些极具文学品质的句子，闪闪发光、楚楚动人，让作家诗人们自愧不如。

还有少数哲学家亲自动手，直接参与文学创作，形象与抽象、阐释与描写、思考与想象“两手抓”、两不误、两手硬，如萨特、加缪等“两栖式”的哲学家—作家，就是成功的典范。不过，哲学家讲故事时常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念念不忘其思想主张和主义观念，看似讲故事，实际上还是讲道理，只是让思想穿上了故事的华丽外衣，导致故事情节弱化、人物形象模糊、细节真实缺失、描写分量偏轻等不足。

小说家同样不适于讲道理。当他们突然燃起要高谈阔论一番自以为深邃的思想的冲动时，你会感受到他们那种不得要领的东拉西扯，气喘吁吁地在原地打转翻滚，只见尘土飞扬，不见真枪实弹。比如有的作家谈起真善美爱，便是一通形容比喻，拟人化物，花草云霞，天地人神，水中月镜中花，瞄来瞄去不知靶心在哪。而哲学家们则三言两语，直抵要害，干净利落。所以，哲学与文学是两个迥异的门类，阐释与叙事是不同的手艺活儿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有人没完没了地质疑莫言小说的思想性时，据说莫言情急之中撂下了这么句话：“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，他只需要描写。”

记得大约在1984年的某期《新华文摘》上，读过金岳霖先生的回忆录选摘。这位把哲学著作写得像天书一样艰深难懂的哲学家，竟然还会说最浅白通俗的日常话语，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。老人家一改老哲学家的口吻，讲了“我与毛主席吃了四次饭”“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人”“陶孟和领我吃西餐”以及“与章士钊比年龄”等细碎之事，读后感觉这位写

过《论道》《逻辑》《知识论》等晦涩文字的哲学大家确实曾经“活”过，不是抽象地活着，而是活得很具体。不仅活得有思想，也很有故事。

正是那一年，我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干春松。当时他不过十八九岁，带着一脸稚气，被塞进哲学之炉进行烘烤焙炙，历经本科、硕士、博士煎熬修炼，终成正果，现在中国哲学、儒学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，已成学界领军人物。其实，哲学家的学术生涯就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思考过程，其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他的生活传记。但哲人不是木头人，沉思默想的时候心脏仍在跳动，热血仍在奔淌。当他们抬头望向窗外的瞬间，映入眼帘的依然有花有草有雾有云，耳畔依然有虫鸣鸟叫欢声笑语。干春松新作的许多文字记录了这些窗外景、耳边音和醒中梦，与他那些厚重的儒学专著截然不同，更像是爬在老旧灰暗混凝土建筑上的藤蔓绿植。

北方的冬季漫长而寒冷，户外永远是光秃秃一片。但老家封闭的水泥阳台上母亲养的那盆水仙花却格外嫩绿鲜亮，溢出一缕暖情春意。

冬夜里闲读干春松的散文随笔，仿佛又看到了那盆水仙花。

2016年3月

目 录

一、从绍兴到北京

- 3 故乡，它永远在那里等着你
- 7 我的“文革小学”
- 11 稽山中学：忆看谢晋拍《秋瑾》
- 14 鲁迅为什么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
- 19 诸暨枫桥：居然有这样一个小镇
- 24 绍兴：中国式的消失
- 28 假如迁都，你还会爱北京吗？
- 31 北京名人故居：城市灵魂的栖居地

二、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

- 39 灰色的北京和母亲的白发
- 43 阿爸，我想跟你说两句
- 46 娘娘走了
- 51 关于绍兴（干涸）
- 54 当我想爸妈的时候，我在想什么？（干涸）
- 57 甘蔗同学的小学毕业典礼
- 62 我的孩子，你十八了啊

三、世界观是走出来的

- 67 天山上的寒星
- 70 简单生活：瓦尔登湖与梭罗
- 74 台北的书和书店
- 77 台北，传统文化在生活中流淌
- 81 诗人：动物与植物
- 88 春江水暖“脚”先知
- 91 世界观是走出来的

四、“干煸”人大

- 99 中国人民大学算几流大学？
- 103 人大的校名之惑
- 106 人大的校徽及其他
- 110 人大哲学系的名师硕儒
- 114 人大哲学系八三级“正史”
- 119 一勺池和未名湖

五、戏如人生

- 131 闭户看《色戒》
- 136 《一步之遥》：中国也存在有思想的导演
- 140 是什么让我们走进剧场

六、我们都生活在别人的故事里

- 149 “办证”与信任社会
- 152 从咖啡馆到大历史
- 156 我们都生活在别人的故事里
- 159 1984年的国庆节
- 163 余敦康先生的魏晋风度
- 168 围棋与哲学
- 172 鲁迅说：我可以爱
- 177 复仇，暴政与暴民

七、儒学与生命

- 189 康有为的现代方略
- 198 大陆新儒学二十年：儒家切入现代中国的制度建构的几种可能且必要的途径
- 205 中国思想该如何表达自己？
- 210 道统不立，学统何存？
- 216 如何在现代中国理解“君子”和“小人”？
- 237 道德建设要从切近的规矩做起——从《弟子规》看当下的道德建设

八、花落春仍在

- 247 花落春仍在

- 254 章太炎与袁世凯
- 259 章太炎与胡适二三事
- 268 死过三回的钱玄同：钱玄同与胡适、周作人、鲁迅的“恩仇”
- 276 王国维：自杀的理由
- 285 许寿裳与章太炎、鲁迅
- 297 梁漱溟的真儒气质
- 306 直道而行的张岱年先生
- 311 汤一介先生与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
- 315 鸟飞何疾：追忆与汤一介先生交往之点滴

九、絮絮叨叨

- 323 儒家精神是对所有人的道德期待
- 331 转型期的道德忧虑
- 343 找回耻感是道德重建的起点
- 355 时代使然，人们习惯给儒家泼脏水
- 362 谈钱理群进养老院：许多传统孝道理念已不适合当下
- 368 返之六经，出入中西，重回王道
- 381 跋：老甘蔗和小甘蔗（干涩）
- 384 后记

一、从绍兴到北京

故乡，它永远在那里等着你

我曾经说，故乡是用来思念的。因为既有故乡之名，便意味着你并不生活在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。因此，随着一个人离开故乡的时间愈来愈久，故乡对于他生活的意义便越发稀薄。

从1983年离开绍兴到北京求学算起，我离开故乡已有三十多年。因为父母依旧生活在那里，我还是经常回去。不过，越来越多地，我听到人们在互相打听“这个人是谁”。认识我的都是三十岁以上的，而年少的人碰见我与碰见任何一个异乡客是一样的感觉。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，类似的笑问对我而言，也是百种滋味。

年幼的时候，我与大多数生活在村镇的孩子一样，吃千般苦，受万般罪，目的就是要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，内心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在等待着我们，那是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无限空间。我们试图摆脱一切，包括自己的身份、眼界，甚至包括那个曾经让我情窦初开的女孩。离开，离开，去寻找新的一片天。

路遥有一部小说叫《人生》，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位青年的复杂内心和选择。我比《人生》主人公高加林幸运的是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如愿地离开了那个春日开满杜鹃、夏夜繁星点点的家，来到了四顾茫茫的北京。等到大学毕业，父母建议我回家找一份工作，这样可以帮助兄弟姐妹、照顾二老。但我有一种“如果不混出个人样儿就不回去”的豪情，所以继续念研究生，努力在北京寻找工作。

我最初的一份工作是在《哲学动态》当编辑。回家跟中学同学见面时发现，他们有一些是当老师，更多的是在绍兴的各种机关里面“当官”，每一次他们问起我的职业，都一脸迷茫，反正不太能理解这个曾经的班上佼佼者会从事这种不太靠谱的工作。的确，他们的工作是如此实际而切近生活，而我也很难把所思所想与他们沟通。我的父母虽嘴上不说，心里亦是多有不甘，即使想给亲戚邻居夸口，都无从说起。我也多有歉意，总觉得自己不算一个“孝顺”儿子。

这些年来，父母逐渐变老，加上两地交通越发便利，我经常回绍兴，春节也常带岳母一起回绍兴过春节。不过，每次回乡过年，时间都很紧凑，倒不是不愿在老家多待，而是因为甘蔗小朋友总有许多跟学习相关的安排，因此行程总是缩水。我的父母仍然相当宽容，按他们的话说：“只要回家，就好。”

从北京回到位于会稽山麓的老家，眼前景象依旧，人却是变化不小。一种亲切的陌生感，让我更愿意亲近老家的山水，晚上躺在床上，细听潺潺水声恰如往昔。也不知怎的，近年来北京很少下雪，反倒是绍兴经常大雪漫山。我常看到被大雪压弯的竹子，那低垂的竹梢犹如人生的某一时期的压

力，但过几天积雪融化，竹子便很快重新振作。

绍兴古称会稽、山阴，乃是风物繁盛之所。归乡行走于青山绿水之间，亦是与那些曾在这山径行走的古人的一种亲近。王羲之曾作诗：“山阴道上行，如在镜中游。”他的儿子王献之也说过：“从山阴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发，使人应接不暇。”固然，在学究性的眼光中，山阴道似乎指的是王羲之父子生活的绍兴城西南兰亭一带，但是熟悉绍兴的人大都知道，绍兴真正的山水乃以平水、稽东一带为最美。

平水，一是江名，古称若耶溪。李白曾写道：“若耶溪傍采莲女，笑隔荷花共人语。”从目前的地理状况看，若耶溪多是涧水，清澈但流速很快，所以溪中是否适合种莲花，我多少是有一些怀疑的。此景或许只是李白的一种想象，但若耶溪因这些诗人墨客古已有名，是无可辩驳的。

在另一种说法里，平水是“与水平”的意思。按照我奶奶的讲法，以前稽东一带的人去绍兴城里，要到平水坐船，也就是从此处始有了绍兴的水路。所以，这里也可以看做是“里山”和“乡下头”之间的分水岭。在绍兴话里，“里山”指稽东、王坛、青坛等一些地方，而“乡下头”指的是鲁迅外婆家等地，比如孙端、马山一带。里山人出行主要靠步行，而乡下头主要靠船，平水正好在这交界处。

我对平水很有一些感情，因为我在这读过一年书。上中学时，我们用的浙江地理教材里介绍了一种特产叫“平水珠茶”，我小时候经常喝到。我爷爷就是做这种茶的，制作工艺里除了一般绿茶的做法之外，再就是要将茶做成圆球形。最近几年，因为龙井茶更为人们所熟悉，这种珠茶已经不再生产了，让我颇感遗憾。

平水以南，山形渐密，这里有许多地名很有讲究，比如尧谷和舜王庙。我的中学同学、复旦大学毕业的黄连友经常说，这些地名与我们古代的圣王尧和舜有关系，加之平水附近有大禹陵，所以，尧舜禹三圣在绍兴都是有“遗址”的。

绍兴的经济发展当然没得说，可是绍兴的变化却是我不太能接受的。我固然知道，如果一个城市永远不变，只能说明没有发展，但其发展必须与城市的历史建立有机的联系，在这方面，绍兴做得并不是特别好。

我的许多朋友到过绍兴，如果他们依然对绍兴古城心存向往，那肯定会十分失望。绍兴水乡城市的面目几近消失，处处是高楼，全靠鲁迅故居、仓桥直街撑着。如果是对鉴湖明月存有幻想的人，还想着“一夜飞渡镜湖月”，那他也会有些失望，过多的高楼已遮住了月光的婆婆。在这个以纺织为特色的地方，河网已经被密集的路网所替代。水乡的绍兴所剩不多。

好在绍兴的山水足够丰富，还有茂林修竹可以期待。只要你进入平水，向着稽东的方向前行，那么，你就会真正体会到山水之美、松风之清。如果你有幸在稽东下尉的十里鹅湖边住上一晚，头枕若耶之小波、吐纳稽山之气息、啖食香榧之果实，若你依然没有赤松子乔之感，那便只能埋怨自己没有体会力了。

我的“文革小学”

我是在绍兴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读的小学。这个山村一度以“文革大队”命名，所以我所在的小学被称为“文革小学”。

1972年属于“文革”后期。记得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做《决裂》，讲的是一所劳动大学的创办过程，推行的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。我对其中的一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：葛存壮扮演的“专家”在讲“马尾巴的功能”，被学生讥讽是“与生产无关”的无用之学，被赶下了讲台。

这些电影的宏大背景我不得而知，反正，在我们绍兴老家，每一个生产大队都会办一所小学，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年代，教学条件的不足和学校设施的欠缺，似乎可以通过精神力量来解决，我们的“文革小学”便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。

在“劳动大学”的影响下，我们的小学也可称作“劳动小学”。当时有一个口号，叫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，我们那里没有条件学工和学军，所以主要就是学农。大家原本就是农家子弟，根本用不着学农，学校所谓的学农就是“积肥”，